

迎 月 在 風 雨 中

李

八月十四，我們又把友誼與歡笑播在鹽田仔。

羊寮，一塊天然的草地，一個有性格的名字。

足球賽，營火會，夜走滘西，黎明聽雨；那日那夜有驟雨有風，我們就在風裏歡笑，在雨裏歌唱，在荒村野地上創造了一次月圓，一次專為大專服務隊的月圓。

先鋒部隊是扎營組和佈置組。佈置組動身出發時天上還掛着蒼白的星。他們在營地工作了一個上午和半個下午，却限於環境，材料和天氣，以致滿肚計劃不能實行。但服務隊向來沒有講究裝飾，何況這兒有山有海有雲有風，月升處有幾株山松，還有就是村民友善的笑臉和同學五十多人發自心底的話語與歌聲，我們的樂園就這樣佈置起來了，我們還願意試着這樣佈置整個世界。

扎營組上午十時左右到達，砍木、挖洞、釘木……營幕終於從平地上面升起，不大，但是一個風雨的蔭蔽，而這蔭蔽是我們努力的結果。我們和自己建造風雨的蔭蔽，也樂於為其他人建造，物質上的，精神上的。扎營組同學流着汗，但臉上有最快樂的表情。

下午四時，全體同學齊集。大家圍坐成圓

圈，報上姓名和外號，「迎月大會」正式開始在掌聲和笑聲裏。當時天上雨雲正厚，但天際有掩不住的藍，這給我們不少鼓舞和希望。

服務隊對鹽田仔足球賽：精彩、緊張、嚴肅、隆重、離奇、曲折、輕鬆、諧趣、刺激、熱烈。對方失手使一位同學撞倒地上，他緩過氣來第一句話是：「他守門實在守得好。」這場球賽似乎沒有人曉得誰勝誰敗了，因為它的意義不在勝負上面。

晚飯用盒裝，我們散坐在草地上邊談邊吃夜從遠山、從水濱、從樹頂、從草葉上悄悄地來了，而我們還是談着談着。

營火會要在十時才舉行，這以前的兩個小時是段空白。多可愛的空白：挖泥洞，生營火燃汽燈，忙的興高采烈地忙；草地上圍坐談天唱民歌，滘西橋上迎風聽水，不同的方式，不同的情調。

營火升起了，火焰在舞躍，在升騰。我們圍圈坐下，唱歌、短劇、表演、分組節目比賽五十多人的心意，融合在光和熱裏。風大得很有時候還挾着陣雨，月亮在雲深處，卻不過我們的誠意，才偷偷瞧了一下。下半夜要有雨的但風和雨阻不了我們的隊伍。

營火會之後竟是自由活動，這程序的編排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隊友心聲

荒唐得可愛。夜深潛西洲，參加的有三十多人。月亮時隱時現，手電筒搖晃着，行列在黑暗裏向前。沒有人知道路怎樣走，甚至沒有人知道要上那兒去，只面向着最高的山峯。路不好走，有時候上坡，有時候下坡，有時候在谷底，有時候在山腰，有時候在危崖邊緣，有時候簡直沒有；腳不時踏着泥沼、水洞，每一步跨出去沒有把握將跨到那兒，沒有安全感，有的是一鼓莫明其妙的勇氣。結果到達峯頂的有十多人。山最高處也最孤獨，延展在腳下的是莽莽荒原有原始的寧靜，寒氣澈骨，風似乎要撕裂每一寸肌膚，四野水濛濛地，隱約可辨。也許耐不住最高處的蒼涼感，我們在峯頂逗留了一會，就開始回程。回程時下着大雨，增加了許多困

難，路更濕更滑，山洪漲了，但只有使我們興緻更高。我們邊走邊唱，雨聲，風聲，歌聲，步履聲——生命的旋律。

終於回到營地來，帶了一身一臉潛西洲的風風雨雨。營地鬧水，留下來的同學早把一切遷進了村裏的澄波學校。大夥兒就在學校歇下來。睡覺，散步，聚在屋檐下唱歌，雨聲浙瀝天亮了。

十一時，大隊離去。

再見，鹽田仔，夢裏的地方，

再見，澄波學校，相思樹，長咀樹，羊寮潛西橋，橋上的風和橋下的水，我們潔白美好的路，再見。

再見，親愛的朋友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